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十國春秋卷二十四至
六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十國春秋卷二十四

檢討吳任臣撰

南唐十

列傳

李金全

盧文進

李金全其先吐谷渾人事唐明宗為廝養以驍勇善騎射常從征伐積功至刺史天成中官龍武節度使務為貪暴罷歸獻馬數百匹居數日又獻明宗謂曰卿馬何

多邪卿在涇州治狀如何乃以馬為事乎晉高祖時為

安遠軍節度使金全素慙直不奈煩劇中門使

五代史作左都

押胡漢榮稍稍用事以貪橫聞高祖徵漢榮還闕欲治

其罪金全將護不遣

五代史云高祖選廉吏賈仁沼代之且召漢榮漢榮教金全留已而

不遣金全客龐令圖諫曰仁沼昔事王晏球晏球攻王都於中山都遣善射者登城射晏球中兇牟仁沼從後引射善射者一發而斃晏球求其人欲厚賞之仁沼退而不言此天下之忠臣也都敗晏球遣仁沼獻捷于京師凡所賜與甚厚悉以分故人親戚之貧者此天下之廉士也為人如此豈有為人謀而不善者乎宜納仁沼而遣漢榮漢榮聞之夜使人殺高祖疑金全有他志乃令圖而酖仁沼仁沼舌壞而死

以馬金節代之且召金全還將有處分

馬令南唐書云賈仁沼二子欲

詣闕訴父冤漢榮懼給告曰邸吏劉珂密遣人馳報朝廷召公有異處分

金全懼遣從事張

緯奉表歸附烈祖納之命鄂州屯營使李承裕段處恭

帥兵三千逆金全陳於城外俟金全出殿之金全行至

泌川

五代史作汭川

引領北望涕泣而訣承裕等至安州之夕

輒違命大掠城中得金帛不可計及還晉將安審暉

一作

輝

追及于馬蝗谷

馬令南唐書作馬黃谷

處恭死于陳承裕帥餘

兵扼雲夢橋復為審暉所敗執而殺之金全至拜天威

統軍出為鎮海軍節度使漢隱帝時李守貞以河中叛來乞師魏岑查文徽建議往赴時劉彥貞以攻取自任元宗欲藉金全宿將威望以為北面行營招討使救河中彥貞副之文徽為監軍使岑為沿淮巡檢使師出沐陽次沂州金全曰諸君以河中在何處而欲自此轉戰以前邪勢必不能及徒為國生事耳方會食帳中候騎告北兵數百並澗皆羸弱諸將欲掩擊之金全下令曰敢言過澗者斬及暮伏兵四起旗幟蔽日金鼓聲聞十

餘里諸將乃服金全善料敵逾月保海州遂引歸金全
曰吾全師而還不得為無功矣拜右衛聖統軍領義成
軍節度使兼侍中保大八年卒于金陵

金陵志李順公墓在上元縣金

陵鄉七里鋪高越撰碑文

年六十多內寵子女凡三十二人朝遣少

府監王仲連持節冊贈中書令諡曰順

盧文進字大用范陽人也初為劉守光騎將已而降後

唐莊宗拜蔚州

一作壽州

刺史莊宗以屬其弟存矩存矩時

為新州團練使統山後八軍知文進有女少而艷求為

側室文進不得已與之而內常切齒欲甘心焉因與亂軍襲殺存矩攻新武二州不克奔契丹娶契丹公主為其平州刺史明宗時復率衆數萬歸唐仕至安遠節度使晉高祖立與契丹約為父子文進懼不自安且本燕人尚氣不能屈于晉乃決計歸吳遂殺其行軍司馬馮知非

五代史作馮知兆馬令南唐書作姚知兆今從陸游南唐書

副使杜重貴送款

烈祖時烈祖輔吳為齊王將受禪乃遣將祖全恩以兵二千迎之文進居數鎮頗有善政兵民愛之其將行也

從數騎按營壘別其裨將李藏機等將士皆拜泣為訣
烈祖以文進為天威統軍寧國節度使改鎮海軍節度
使委任賓佐政績甚美潤州市大火文進使馬步救之
益熾文進怒自出府門斬馬步使傳聲火止九國志云
使召馬步
使將斬之聲至火即滅人皆異之召還授左衛上將軍兼中書令

封范陽郡王奉朝請猶給藩鎮俸居無何卒文進身長
七尺狀貌偉然自其奔契丹時數引契丹掠幽薊境又
教契丹以中國織絰工作無不備由是契丹益強及其

南奔始晦迹務恭謹禮接文士謙謙若不足其所談論
祇朝廷儀制臺閣故事而口未嘗言兵馮延巳素惡文
進文進亦于延巳不少下歿後延巳誣以陰事盡收文
進諸子欲籍其家營田判官高越文進女夫也乃上書
訟文進寃指延巳過惡詞氣甚厲時延巳方用事人頗
壯之元宗怒以越屬吏貶蘄州司士叅軍而盧氏亦賴
以得全先是文進攻新州不利夜走墜塹一躍而出遲
明視之故黑龍潭也絕岸數丈深不可測又常有大蛇

徑至坐間引首及滕文進取食飼之而去由是自負反
復南北終無挫衄焉文進在金陵時為客言往陷契丹
嘗獵于郊遇晝晦如夜星象燦然大駭偶得一土人問
之曰此謂之笠日何足異頃自當復良久果如其言日
方午也又曾至無定河見人脛骨大如柱長可七尺皆
異事云

論曰李金全盧文進故北方之虎臣負譽來歸咸稱名
將乃援師不進全軍而還倘兵法所云知彼知己非與

至文進奏績宣潤折節禮賢抑亦可謂善保功名者矣

孟堅

陳誨

子德誠

林仁肇

皇甫暉

子繼勲

孟堅始事閩為建州裨將驍勇多智畧與閩景宗有隙
堅知其必敗會查文徽討王氏之亂堅降焉文徽即以
兵付之出奇鏖擊所向有功及馮延魯攻福州堅亦在
兵間吳越援兵自海道至阻淖不得登岸延魯不知兵
急于破敵欲歛兵誘而蹙之堅諫曰吳越兵進退俱不
能方致死于我使得至平地未見可勝也延魯大言曰

吾自擊之無預君事吳越兵得平地果不可制李弘義
兵自城中出盡銳夾擊延魯大敗棄軍遁堅力戰以死
陳誨建安人始生數月足脰能履父異之因小字阿鐵
及長趨捷有勇力時人呼為陳鐵事閩富沙王為將保
大初元宗遣將攻建州傳其城誨數出挑戰先鋒橋使
王建封克外郭擒誨將斬之已解衣伏鎖忽脫身絕馳
追者數十百輩莫能及自歸于大將查文徽文徽駭異
用為戰棹指揮使領故部曲已而從攻福州馮延魯敗

走諸營皆潰死者萬計委軍實戎器不可勝計誨獨殿
後收所棄金帛二十萬以歸文徽鎮建州誨為劍州刺
史謀者告吳越戍兵棄福州遁歸文徽暗而貪功即率
誨俱進誨以戰艦入閩江適秋雨水暴漲一夕七百里
抵城下與吳越水軍遇遂戰于江中誨素善水没入江
鑿吳越樓船沉之仍以木作蛟龍形湧于江面吳越兵
驚潰乃大呼擊之禽其將馬先進葉仁安降鄭彥華始
知福州未嘗有變城中多誨親故方遣間使招之文徽

勒步騎繼至福州偽迎文徽傳令入城誨以所聞告且

曰僕閩產也豈不能料閩人之情閩人謨信

閩音以無信為謨信

未可速進宜先立寨整衆俟所招親故來得其實徐圖

之文徽曰狐疑且生變乘機據城上策也麾兵遽入誨

料為必敗植旗鳴鼓列兵江干以須之文徽入果被執

誨全軍還劔州獻先進于金陵釋彥華等用為將福州

兩交兵皆大敗塗地誨在兵間獨有功號名將遂遷永

安軍節度使

南唐近事云陳誨嗜鵠馴養千餘隻誨自南劔牧拜建州觀察使去郡前一月羣鵠

先之富沙鷁所無子遺矣又嘗因早衙有一鵠投誨兼
之懷袖中為鷹鷂所擊故誨感之自是不復食鵠

侍中

江南野史云後
累至同平章事

訓兵積穀隱然為大鎮常破福州

兵于南臺江軍聲大震由是朝廷委以南方而名其軍
曰忠義周兵入淮南誨遣子德誠率鎮兵赴難誨在鎮
十餘年多薦舉儒學甄升將校時議多之後主初引疾
求罷乃以其弟謙為留後召誨還都後主親臨其第視
問慰勞缺年七月卒封閩國公謚忠烈閩之亂士
民幾殲惟誨之宗族益盛諸子悉至顯官當世榮焉

德誠少好學才兼文武有能詩名周師南侵元宗遣潘承祐詣泉建召募驍勇承祐奏言陳誨子德誠有材畧可用因命德誠引卒數千赴壽春時諸將戰多不利惟德誠出入堅敵未嘗少挫鋒銳班師日特旌其軍曰百勝以榮之拜和州刺史有政績後與叔父謙繼領建州節旄世稱其有父風云

林仁肇建陽人

閩臣林仁翰弟

剛毅多力身長六尺餘姿貌偉

岸文身為虎形事閩為裨將與陳鐵齊名軍中謂之林

虎子

一作虎兒

閩亡未有所附會周攻淮南潘承祐薦之拔

為將率偏師援壽州攻城南大寨有功又破濠州水柵

擢淮南屯營應援使時周人正陽浮橋初成扼援師道

仁肇率敢死士千人以舟實新芻乘風舉火焚橋周駙

馬都尉張承德來爭會風回火不得施勢少卻承德鼓

噪乘之南軍遂敗仁肇獨騎回殿承德故猿臂善射引

弓射之矢至仁肇所輒為格去承德大駭曰敵有人未

可逼也

陸游南唐書作此壯士不可逼也

舍之歸及割地許平元宗以

為鎮海軍節度使已而移鎮武昌開寶時李重進舉兵揚州宋討平之而淮南諸郡所守各不過千人仁肇密言于後主曰宋淮南諸州戍守單弱而連年出兵滅西蜀平荆朗今又取嶺表往返數千里師旅罷敝此在兵家為有可乘之勢請假臣兵數萬出壽春渡淝淮據正陽因其思舊之民累年之粟復取淮甸勢如轉丸臣起兵日仍馳聞北朝言臣據兵竊叛事成歸國否則請族臣以明陛下無二後主驚曰無妄言宗社斬矣未幾以

仁肇為南都留守南昌尹仁肇素起家行伍雖任將帥

恒與士卒均食同服以故多得士心又與皇甫繼勲朱

令贇輩不協因搆仁肇求援宋朝欲自王江西而宋太

祖忌仁肇名亦賂其侍者竊取仁肇象懸別室

南唐書云令人

密往武昌僧院竊仁肇畫像歸

時南楚國公從善質于汴引從善觀之

曰仁肇行且降先持此為信耳

江南野史云太祖欲平江南患仁肇勇畧私于

仁肇左右竊取其存神俟江南朝貢至以示其使曰汝以斯圖何如對曰此似本國林仁肇因曰仁肇且將至

矣

又指空館曰將以此賜仁肇後主聞之不知其行間

也潛使人酖仁肇仁肇少罹風疾有口過醫工云法得之肺掩不正及遇酖而口穢頓減翼日卒初仁肇見知于陳喬雅器重之曰令仁肇將外喬居中掌機務國土雖感未易圖也至仁肇死喬曰事勢如此而殺忠臣吾不知死所矣為嗟嘆累日

皇甫暉魏州人初事唐晉事具五代史契丹入中原暉

時為密州刺史與棣州

馬令南唐書作秦州

刺史王建俱南奔元

宗遣舟楫迎之將至念本起兇賊懼不為時所容至秦

淮赴水求死舟人亟援出之自言如履大石入朝歷歛
州刺史神衛軍都虞候奉化軍節度使加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周師攻淮南為北面行營應援使會劉彥貞姚
鳳兵以行彥貞舉動躁撓人測其必敗暉獨持重部分
甚整士亦樂為用周人頗憚之及彥貞敗死暉鳳退保
清流關周世宗親帥衆盡銳攻壽州而分兵襲清流暉
陳山下周兵出山後邀擊暉大敗猶收兵且戰且行入
滁州滁州刺史王紹顏已委城遁暉無所歸方斷橋自

守周兵涉水踰城而入執暉鳳送壽州行在

按史纂左編李璟命

大將皇甫暉監軍姚鳳提兵十萬扼滁州宋太祖以周軍數千與暉遇于清流關隘路周師大敗暉整全師入憩滁州城下會翊日再出太祖兵聚關下且虞暉兵再至因問計于村中趙學究學究即普也學究曰我有奇計所謂因敗為勝轉禍為福者今關下有徑路人無行者雖牌軍亦不知之乃山之背也可以直抵城下方阻西澗水大漲之時彼必謂我既敗之後無敢躡其後者誠能由山背小路率兵浮西澗水至城下斬關而入彼方戰勝而驕解甲休衆必不為備可以得志太祖即令誓師夜出小路行三軍跨馬浮西澗以迫城暉果不為備奪門以入既入暉始聞之率親兵探甲與太祖巷戰三縱而三擒之既而主帥被擒云與南唐書所載小異附記暉見世宗曰臣力憊欲暫坐及坐曰欲暫臥不俟于此

命而臥神色自若仰而言曰暉自貝州卒伍起兵佐李

嗣源遂成唐莊宗之禍後率衆投江南位兼將相前後

南北二朝大小數十戰未嘗敗而今曰見擒者乃天贊

大朝之盛亦南北勇怯不敵耳

史纂左編又云暉言今日見擒于趙點檢者乃

天贊趙點檢豈臣所能及因盛稱宋太祖之神武

世宗賜以金帶鞍馬數日創

甚暉不肯治而死

周拜姚鳳左屯衛將軍

後滁人感暉意一日輒

五時鳴鐘以資薦暉云子繼勲

繼勲少從暉兵間為偏將滁州之役暉力戰甚急繼勲

欲遁暉操戈擊之弗及遂逸以父死難擢將軍歷池饒

二州刺史以吏事稱入為神衛統軍都指揮使

一作諸軍都虞

候

時諸老將死亡畧盡繼勲年尚少且無戰功徒以家

世遂拜大將軍資產優贍名園甲第冠絕金陵多畜聲

伎厚自奉養珠翠環列擬于王者開寶中宋師傳城繼

勲保惜富貴無效死之意第欲後主亟降

宋史云繼勲姪紹傑亦以

繼勲故為巡檢繼勲令紹傑入見陳歸

聞諸軍敗績則

命之計會有風電又密陳滅亡之兆

怡愉竊喜偏裨有募死士謀夜出奮擊者輒鞭而囚之

由是軍情忿恚百姓切齒繼勲自度罪惡日聞希復進
見後主召議事亦辭以軍務不至又內結傳詔使一切
軍情皆蒙蔽不奏及後主登城見宋師旌旗壘柵彌徧
四郊始大駭失色誘繼勲入宮責其流言不用命狀遂
以屬吏方出宮門軍士雲集鬻割之頃刻而盡

宋史云姪紹傑

亦被誅煜皆赦其妻子

論曰孟堅陳誨林仁肇皆閩故將也先後歸唐行間効
力豈非所云楚材晉用邪然誨以功名顯堅以血戰亡

而仁肇傾心謀國反用間死夫固有幸不幸哉皇甫暉以亂卒位刺史拔身南奔滁州之敗義不求生庶幾可為晚益者矣

李平 朱元

李平本姓名曰楊訥少為嵩山道士與汝陰布衣舒元共學數年業成同遊蒲中客于河中節度使李守貞守貞叛漢使兩人懷表間行乞師于金陵元宗出師數萬為之聲援甫出境而守貞死兩人無所復命且元宗遇

之厚因留事元宗而訥始自稱李平元亦易姓朱皆以
為尚書郎吳越侵常州平言已有武畧因以為將固辭
遷衛尉少卿使領偏師巡江北周兵取蘄州不能有復
棄而歸乃以平為刺史朱元叛元宗以平本與元同
來慮其不自安召還都使者失指械平以歸元宗大驚
慰勉之拜永安軍節度使召為衛尉卿初潘佑好老莊
平為道士時習神僊修養之說而動多怪妄常言僊人
神鬼與通接佑因與遊且交好平又稍稍言佑父處常

今已為仙官而已與佑亦名在僊籍家置靜室人莫能窺後主時佑既獲用平亦上書請復井田法豪民有買貧戶田者勒令還之又依周禮造民籍復造牛籍課民種桑後主本好古務農甚悅其言使判司農寺平亟于成功施設無漸人不以為便後主亦中悔罷之而佑歷詆一時公卿獨薦平可大用請以判司會府羣議益不平會佑以直諫得罪因坐以與平淫祀鬼神事繫平大理獄縊死獄中妻子徙虔州明年宥其家廩給之

朱元潁川沈丘人

江南野史作蒲津人

即舒元也少儻辨捷彊

記通左氏春秋元既與李平留事元宗以駕部員外郎待詔文理院數上書論事言今幸中原多故苟支歲月非所以為國當取湖湘閩越錢塘以固根本且請專任軍旅以次討定用事者嫉其言共譖之以為遠人謀握兵包藏莫測遂罷待詔元失意與平時時縱酒不事事朝廷亦優容之保大末周師入淮南元請對言兵事元宗大悅命從齊王景達救壽州元善撫士卒與同甘苦

每臨戰誓衆辭旨慷慨流涕被面聞者皆有奮志初復舒和蘄州以功加淮南北面行營應援都監繼與邊鎬

許文楨柵紫金山軍聲頗振益柵且及壽州元恃功時

或違景達節制監軍使陳覺素與元有隙且妬其能屢

表元本學術縱橫不可信不宜付以兵柄元宗乃命楊

守忠代之守忠至元帥府景達檄元計事元憤恨欲自

殺其客宋洎曰大丈夫何往不富貴何必為妻子死乎

遂舉寨萬餘人降周

江南野史云元將叛其裨將時廷厚死不從元殺之至紫金山戰遂

以所部降
于世宗

由是諸軍皆潰鎬文稹守忠皆被擒事聞元

宗大怒族其家初元在江南娶查文徽女為妻文徽累
表乞其命元宗署疏尾曰只斬元妻不知查女竟坐戮
文徽以珠綢覆屍于市哭之隕絕觀者垂涕元歸周復
姓舒世宗愛其驍果以為蔡州團練使其母猶在沈丘
遂迎養焉宋太祖受禪遷汀州防禦使改白皮兵馬都
監太平興國二年卒年五十五贈武泰軍節度使次子
知雄歷官供備庫使知處州真宗時請入道隱嵩山賜

號崇元大師嘗獻字母圖有詔褒獎

論曰李平朱元負才知兵近世之能臣也然平酷嗜左
道元義昧和衷以斯免禍難矣譖人罔極或死或奔益
不能不為二人慨云

十國春秋卷二十四

十國春秋卷二十五

檢討吳任臣撰

南唐十一

列傳

張易

蕭儼

張義方

江文蔚

李貽業

歐陽廣

喬匡舜

張泌

汪煥

張易字簡能魏州元城人高祖萬福故唐金吾將軍後

徙萊州掖縣易性豪舉尚氣少讀書於長白山又徙王
屋及嵩山苦學自勵食無鹽酪者五歲齊有高士王達
靈居海上博學精識少許可易從之遊數年入洛舉進
士不中以昇元二年南歸授校書郎大理評事時方重
赤縣除上元令元宗立以水部員外郎通判歙州刺史
朱匡業平居甚謹而醉則使酒虐人果於誅殺無敢犯
者易至赴其宴先已飲醉就席酒甫一再行擲盃推案
攘袂大呼詬責鋒起匡業尚醒愕然不敢對惟曰通判

醉甚不可當也易魏我喑鳴自若俄引去匡業使吏掖就馬自是見易加敬不復敢使酒郡事亦賴以濟太弟景遂初立高選宮僚召為贊善大夫景遂召飲以玉杯行酒因與坐客傳玩至易忽大言曰殿下有重寶輕士

之意何邪抵於柱礎碎之坐皆失色

南唐近事云易常侍宴昭愛宮階后

持所愛玉杯親酌易酒捧翫勤至有不顧之色易張目排座抗音而讓曰殿下輕人重器不止虧損至德恐乖

聖人慈儉之旨言

景遂不以為忤避席謝之待易益厚

訖碎玉杯于殿柱

釣磯立談云易當使海東景遂驚促入白上以為朝臣如張易不可多得奈何速使使之冒犯風濤也上曰無

憂也如易為人海
神豈敢悔之邪

遷刑部郎中判大理寺周師南侵時

江淮久安人不知戰師徒屢北上下震恐易獨揚言朝
路曰國家被山帶海守奕世之業昔者夫差以無道之
兵威陵齊晉孫權以草創之國勢逼曹劉今若上下併
力敵何足畏哉元宗聞而異之召使宿直禁中議事然
亦不能用也陳覺李徵古方用事朝野側目易一日朝
退歎曰吾忝廷尉職誅邪孽當手斃二豎以謝曠官俄
以吳越犯邊出為宣歙招諭使判宣州前刺史方築州

城役徒數萬一切罷遣之曰自守者弱遠圖者強何以
城為吳越聞之懾伏不敢復犯後主封吳王召易為吳
王司馬東宮建又為左庶子後主即位遷諫議大夫復
判大理寺尋乞解大理改勤政殿學士判御史臺采武
德至寶歷君臣問對及臣下論奏骨鯁者七十事為七
卷曰諫奏集上之註太玄經未成卒年六十一

蕭儼廬陵人甫十歲詣廣陵以童子科擢第及長志量
方正交不苟合授秘書省正字烈祖受禪遷大理司直

除刑部郎中以明允稱昇元格盜物直三緡者處極刑
是時豪民甲曝衣篋庭中俄失去衾服直數十千疑隣
民乙竊之白邑令誣服為盜詰其贓則云鬻市中益不
勝楚掠也已將行刑呼冤動人長吏具以聞烈祖命儼
覆案之儼受命卒不得其要領因素食沐浴禱于神翼
日忽雷雨自西北起至甲家震死一牛剖腹得所失衾
服故牛所噉猶未盡潰也遂赦乙而儼聲大著烈祖晚
服金石藥多暴怒近臣數被譴罰宣徽副使陳覺不自

安稱疾在告者數月及聞遺詔即以其日造朝儼劾奏
覺傾耳私室以俟升遐請案其罪不報烈祖輔吳設法
禁以良人為奴至是馮延巳延魯欲廣置伎妾輒矯制
託稱民貧許賣子女儼駁曰昔延魯為東都判官已有
此請大行以訪臣臣對曰陛下納麓之初出庫金贖民
孰不歸心今實運中興人仰德澤奈何欲使鬻子女資
豪家役使乎大行以臣言為然請罪延魯臣曰此但智
識淺陋耳非有他也罪之且塞言路大行乃斜封其奏

抹三筆持入宮願求之宮中既而果得延魯奏會大臣
方以豪侈相尚利于廣聲色因其謂遺制已宣行不當
追改遂已元宗初以國讓諸弟羣下持不可乃以齊王
景遂為諸道兵馬元帥燕王景達副之宣告國人以兄
弟相傳之意嚴極諫謂夏殷以來天下為家父子相傳
不易之典也景達景達亦固辭不敢當然元宗意愈確
不之聽江文蔚韓熙載典太常禮儀議烈祖稱宗嚴獨
建言帝王已失之已得之謂之反正非已失之自己復

之謂之中興中興之君廟號稱祖先帝興已墜之業不
應屈而稱宗文蔚亦以無議為當遂用之保大二年元
宗終欲傳位景運下詔命總庶政惟魏岑查文徽得奉
事餘非特召不得對儼上疏力爭會宋齊丘賈崇俱以
為不可遂收詔不行其後元宗于宮中作百尺樓召近
臣入視皆數其宏麗儼獨曰恨樓下無井元宗問其故
對曰以此不及景陽樓耳

一云儼曰比景陽但少一井耳

元宗怒貶為

舒州判官節度使孫晟遣州兵給儼實防衛之儼謂晟

曰僕以諫諍獲罪非有他志顧命之日君持異議幾危社稷君之罪不重於僕邪今反見防何也晟慚即撤去

俄召還為大理卿

一作兼給事中○案馬令南唐書是時嚴因斷獄失入用事者欲誅之賴

宰相馮延巳固爭以謂赦前失入罪不當死遂貶南昌令因歸莫廬陵懷中素裙詣郡廳設拜教守桑梓言談服御不改鄉俗會燕故老姻舊語笑雍穆俄復舊官此事陸游書不載

後主初嗣位數與

嬖幸奕碁儼入見作色投局于地後主大駭詰之曰汝欲效魏徵邪儼曰臣非魏徵則陛下亦非太宗矣後主為罷奕碁儼秉身方直彈奏不阿百官貴戚歛衽避之後

歸宋以老病居鄉里因訟至郡言辭糾錯郡倅不知其疾以為愚謬曰江南用汝輩為正鄉不亡何待卒年七十五一作七十至無一金

張義方不知其所以進烈祖受吳禪用為侍御史義方既就職即上疏曰古之任御史者非止平獄訟肅班列也有怙威侮法棄忠賊義樹朋黨蔽聰明者得以糾彈至於人主好遊畋聲色說奢侈佞媚賞非功罰非罪得以論爭使諸侯不敢亂法百司不得盜權則御史為不

失職今文武材行之士固不為乏而貪墨陵犯傷風教
棄仁義者猶未革心臣欲奉陛下德音先舉忠孝潔廉
請頒爵賞然後繩糾乖戾以正典刑小則上疏論刑大
則對仗彈奏臣每痛國家之敗非獨人君不明蓋官卑
者畏罪而不言位尊者持祿而不諫上下苟且至於淪
亡今臣誠不忍忘君親之義有所不盡惟陛下幸赦之
疏奏烈祖大加稱賞制曰孤始任義方以風憲乃能力
振朝綱辭皆謹切可宣示朝野賜義方衣一襲以旌直

言義方始名元達烈祖方倚以肅正邪慝取前朝王義
方名以易之故義方得盡忠焉義方常令道士陳友合
丹于牛頭山未成會遘疾命子弟發丹竈取一九餌之
遂病瘖而卒

南唐近事云丹灶下有巨虺火吻錦鱗蛇
蛭其間若為神物護持義方取丹自餌瘖

瘖而終識者以為氣未
盡服之陰者不壽也

江文蔚字君章建安人

馬令南唐書作許人

博學工屬文後唐長

興中舉進士為河南府館驛巡官

偶雋云文蔚長興二
年盧華榜下進士八

人與張沅吳承範殷
鵬范禹偁為學士

坐秦王重榮事奪官南奔烈祖輔

吳用為宣州觀察巡官歷比部員外郎知制誥國初改
主客郎中拜中書舍人時國家禮儀草創文蔚撰述朝
覲會同祭祀宴饗禮儀上下遂為一代紀綱烈祖殂元
宗以文蔚知禮宜董治山陵事除文蔚工部員外郎判
太常卿事與韓熙載蕭儼共議葬禮稱為精練保大初
遷御史中丞持憲平直無所阿枉馮延巳當國與弟延
魯魏岑陳覺竊弄威福及用師敗績詔斬覺及延魯以
謝國人而延巳岑置不問文蔚對仗彈曰賞罰者帝王

所重賞以進君子不自私恩罰以退小人不自私怒陞
下踐阼以來所信重者馮延巳延魯魏岑陳覺四人皆
擢自下僚驟升高位未嘗進一賢臣成國家之美陰狡
圖權引用羣小陞下初臨大政常夢錫居封駁之職正
言讜論首罹譴逐棄忠拒諫此其始也奸臣得計欲擅
威權於是有保大二年正月八日敕公卿庶僚不得進
見履霜堅冰言者恟恟再降御札方釋羣疑御史張緯
論事忤傷權要其貶官敕曰罔思職分傍有奏論御史

奏彈尚為越職況非御史孰敢正言嚴續國之戚里備位大臣不附奸險尚遭排斥張義方上疏僅免嚴刑自是守正者得罪朋邪者信用上之視聽惟在數人雖日接羣臣終成孤立陛下深思遠慮始信終疑復常夢錫宥密擢蕭儼侍從授張緯赤令羣小疑懼與酷吏司馬正彞同惡相濟迫脅忠臣高越之於盧氏義兼親故受其寄託痛其侵陵訴於君父乃敢蔽陛下聰明枉法竄逐羣凶勢力可以回天在外者握兵居中者當國師克

在和而三凶邀利迭為前却天生五材國之利器一旦
為小人忿爭妄動之具使精銳者奔北饋運者死亡穀
帛戈甲委而資寇取弱鄰邦貽譏海內同列之中有敢
議論則馮魏毀之于中正彛持之于外構成罪狀死而
後已今陳覺延魯雖已伏辜而魏岑猶在本根未殄枝
幹復生馮延巳善柔其色才業無聞憑恃舊恩遂階任
用蔽惑天聰歛怨歸上高審知累朝宿將墳土未乾遂
其子孫奪其居第使輿臺竊議將帥狐疑陛下方以孝

理天下而延已母封縣太君妻為國夫人與弟異居捨
棄其母作為威福專任愛憎咫尺天威敢行欺罔以至
綱紀大壞刑賞失中風雨由是不時陰陽以之失序傷
風敗俗蠹政害人蝕日月之明累乾坤之德天生魏岑
道合延已蛇豕成性專利無厭遁逃歸國胤奸孤媚讒
疾君子交結小人善事延已遂當樞要面欺人主孩視
親王侍燕誼譁遠近驚駭進俳優以取容作淫巧以求
寵視國用如私財奪君恩為已惠上下相蒙道路以目

征討之柄在岑折簡帑藏取與繫岑一言先帝卑宮勤
儉陛下守之勿失而岑營建大第廣役丁夫孽子之居
過于內殿亭觀之侈踰于上林前年建州勞還文徽入
覲西苑會燕捨爵策勲岑披猖無禮狂悖妄言與延巳
用意多私行恩不當俾軍士懷恨怒之志受賞無感勵
之心將校爭功誼動京邑奸謀詭計誑惑國朝致漳州
屠害使者福州違拒朝命百姓肝腦塗地國家帑藏空
虛福州之役岑為東面應援使而自焚營壁縱兵入城

使窮寇堅心大軍失勢軍法逗留畏懦者斬律云主將
守城為賊所攻不固守而棄去及守備不設為賊掩覆
者皆斬昨敕赦諸將益以軍威政令各非已出岑與覺
廷魯更相違戾互肆威權號令並行理在無赦烈祖孝
高皇帝櫛風沐雨勤勞二紀成此慶基付之陛下比諸
鄰邦我為強國奈何賞罰大柄肆奸宄之謀軍國資儲
為凶狡所散昨天兵敗衄統內震驚將雪宗廟之羞宜
醢奸臣之肉已誅二罪未塞羣情盡去四凶方祛衆怒

一作二公移去未稱民情
四罪盡除方明國典疑誤

今民多饑饉政未和平東有

伺隙之隣北有霸強之國市里訛言遐邇危懼陛下宜
軫慮殷憂誅鉏虺延已不忠不孝在法難原魏岑同
罪異誅觀聽疑惑請行典法以謝四方文蔚將上疏先
具小舟載老母以待左降元宗果怒貶江州司士參軍
而覺延魯以宋齊丘救解復皆不死延已雖黜罷旋復
柄用方宣延已制百官在廷常夢錫大言曰白麻雖佳
要不如江中丞疏耳是時文蔚直聲震江左傳寫彈文

為之紙貴逾年召還昇元建國以來言事遇合即隨材
進用不復設禮部貢舉至是始命文蔚以翰林學士知
舉畧用唐故事放進士廬陵王克貞等三人及第元宗
問文蔚卿知舉取士孰與北朝文蔚曰北朝公薦私謁
相半臣一以至公取才元宗嘉嘆中書舍人張緯後唐
應順中及第大銜其言執政又皆不由科第進相與排
沮貢舉遂復罷保大十年卒年五十二諡曰簡文蔚雅
善作賦天聰賦云一竅初啟如鑿開混沌之時兩瓦歟

飛類化作鴛鴦之後土牛賦云飲渚俄臨訝監軍之捧
塞度關倘許疑函谷之丸封皆稱一時佳句

李貽業

一作吳起居郎李戴子也戴卒官因家廣陵貽業昇元中官翰林學士烈祖晏駕大臣欲奉元敬皇后

監國命中書侍郎孫晟草遺詔貽業曰此必姦人詐為

者大行皇帝嘗云婦人預政亂之本也安肯自為厲階
且嗣君春秋已長明德著聞今安得有此亡國之言若
果宣行貽業當對百官毀之由是監國議得寢元宗立

語貽業曰疾風勁草於卿見之

陸海南唐書又云疾風知勁草此之謂也獎

慰有加焉保大中進兵部尚書

一作侍郎

卒謚曰簡貽業性

率易好飲酒不拘小節一日召親友宴飲過從者甚衆貽業已醉扣尊中曰本用相待酒興輒來自倒之矣其疎豁類如此

歐陽廣吉州吉水人保大中薄遊湖湘時邊鎬下湖南將遂取桂州廣策其必敗詣闕上書曰臣近遊潭州伏見節度使邊鎬初非將材偶逢聖代加之任使措置乖

刺大失人心致奉節兵士乘夜大呼共焚譙門會明而遁散不然幾致大變是仁不足惠下也朗陵近在肘腋曾不為虞乃圖桂林以取奔走是智不足謀遠也與監軍使昌延恭不相協和動輒疑阻是義不足和衆也堂堂幕府空無才賢是禮不足得士也軍中號令朝出暮更是信不足使人也五者無一長考之前古未或不敗請擇帥濟師以全境土書入不省及失湖南元宗思廣言命授以官執政請召試廣言非人主尊賢待士之意

不肯就試乃授本縣令後亦不顯

喬匡舜字亞元高郵人弱冠能屬文以典瞻稱烈祖輔
吳用為秘書省正字及開國宋齊丘辟置幕中十餘年
歷大理評事屯田員外郎齊丘喜人諛已而匡舜特真
率故雖賞其文藝未嘗薦拔烈祖獨知之嘗詔公卿舉
可親民者意齊丘且舉匡舜奏上竟不及烈祖喟然謂
常夢錫曰吾不意其捨匡舜也夢錫與韓熙載素惡齊
丘每相語曰宋公誤識亞元正可怪也久之齊丘出鎮

洪州始表為節度掌書記保大中召為駕部郎中知制誥中書舍人周侵淮南諸將無功元宗議親率六軍拒之匡舜切諫元宗怒坐以沮國計動人心流于撫州然亦卒不能親行也後主嗣位復起為司農少卿歷殿中監脩國史給事中無獻納使知貢舉放及第樂史輩五人多見滯名場者時稱得人而少年輕薄子嘲之謂之陳橘皮膀遷刑部侍郎老病乞骸骨後主閱其貧給俸終身開寶五年卒年七十五諡曰貞

張泌事元宗父子官句容縣尉建隆二年七月憤國事
日非上書後主幾數千言畧云我大唐之有天下也造
功自高祖重熙于太宗聖子神孫歷載三百丕祚中否
烈祖紹興大勲未集肆我大行嗣之德則休明降年不
永襲唐祚者非陛下而誰臣聞昔漢文帝承高祖之後
天下一家已三十年德教被於物也久矣而又封建子
弟委用將相合朱虛東牟之力陳平周勃之謀宋昌之
忠諸侯之助由中子而入立可謂正矣及卽位戒慎謙

讓服勤政事躬行節約思治平舉賢良賑鰥寡除收帑
相坐之法去誹謗妖言之令不貴難得之貨不作無益
之費其屈己愛人也如此晁錯賈誼賈山馮唐之徒猶
上書進諫言必激切至于痛哭流涕者蓋懼靡不有初
鮮克有終也而文帝優容不拂聖德充塞幾至刑措今
陛下當數歲大兵之後鄰封襲利之日國用匱竭民力
罷勞而野無劉章興居之人朝無絳侯曲逆之佐可謂
危矣設使漢文帝之才處今日之勢何止於寒心消志

而已也臣惟國家今日之急務一曰舉簡大以行君道
二曰畧繁小以責臣職三曰明賞罰以彰勸善懲惡四
曰慎名器以杜作威擅權五曰詢言行以擇忠良六曰
均賦役以恤黎庶七曰納諫諍以容正直八曰究毀譽
以遠讒佞九曰節用以行克儉十曰克己以固舊好亦
在審先代之治亂考前載之褒貶纖芥之惡必去毫釐
之善必為密取與之機濟寬猛之政進經學之士退培
克之吏察邇言以廣視聽好下問以開閉塞斥無用之

物罷不急之務此而不治臣不信矣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書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言君人者必懼天之明威遵古之令典作事謀始居安慮危也臣觀今日下民期陛下之致治如百穀之仰膏雨願陛下勉強行之無俾文帝專美于漢臣死罪死罪謹言後主覽書大悅優詔慰荅然亦未竟用其言遂至于亡

汪煥歙州人開國時第進士初元宗後主皆佞佛而後

主尤酷信之莊嚴施捨齋設持誦月無虛日宮中造寺
十餘都城建塔剎寺幾滿廣出金錢募民為僧所供養
逾萬人悉取于縣官不計耗竭上下狂惑國事日非時
有二臣極諫一徙一流最後煥死諫且曰昔梁武事佛
刺血寫佛書捨身為佛奴屈膝為僧禮散髮俾僧踐及
其終也餓死於臺城今陛下事佛未見刺血踐髮捨身
屈膝臣恐他日猶不得如梁武也後主得諫書云此敢
死士也不之罪擢校書郎而言卒不用

論曰二張侃直蕭儼忠懃李貽業之議寢監國歐陽廣
之伏闕上書喬匡舜之力沮親征汪煥之死諫佞佛皆
江南骨鯁臣也若江文蔚抗疏四罪張泌陳列十事詞
累千言疊疊不倦雖漢之賈山賈誼唐之陽城劉蕡又
何以加焉

十國春秋卷二十五

十國春秋卷二十六

檢討吳任臣撰

南唐十二

列傳

陳覺

李徵古

魏岑

馮延巳

馮延魯

查文徽

子元方

陳覺海陵人也後海陵升泰州遂為泰州人烈祖輔吳作禮賢院聚圖書萬卷及琴奕遊戲之具以延四方賢

士政事之暇多與講評古今覺亦預焉烈祖居金陵以

次子景遷留東都輔政用宋齊丘薦命覺為之佐謂曰吾

蚤暮與賢士相接今老矣尚未達天下事景遷年少當

國故屈君子無憚也

一云烈祖謂覺曰知卿可任幸悉心輔吾子至于祿位遷次孤心簡

在卿無庸慮也

已而景遷寢

缺

徙為東南諸道副都統尋卒覺

還朝為宣徽副使昇元四年烈祖東巡覺預待從先是

覺有兄居故里泰州刺史褚仁規以其犯法笞之至是

覺挾私怨乘間譖仁規貪殘御史王仲連主其言亦上

章劾之烈祖薄其罪止罷職仁規忿上書自訴烈祖即命覺馳往鞠之仁規皇恐伏罪詔賜死覺之竊弄威權始此烈祖晚年多暴怒近臣類獲譴覺心懼稱疾家居累月迨宣遺詔即以是日入朝判大理寺蕭儼露章劾覺罪元宗不納遷光政院副使太僕少卿覺故齊丘客也齊丘告歸九華踰年不召覺與李徵古諷齊王景達言于元宗齊丘乃得復起益以腹心寄覺欲使立功取柄任時國兵初得建州諸將請乘勝取福州齊丘獨薦

覺為宣諭使，俾召李弘義入朝，可不勞寸刃盡得閩地。元宗意方向覺，遂遣之。既至，弘義倨甚，覺氣折，不敢言。歸至劍州，恥于無功，遂遣使矯詔召弘義，自稱權知福州事，擅興汀建撫信州兵，及戍卒命馮延魯將之攻福州，敗績，衆潰而歸。死者萬計，亡失金帛戈甲之類無筭。朝論謂覺必死，元宗亦怒，欲寘軍法。齊丘上表待罪，且援覺等甚力。馮延巳復助之，於是裁貶蘄州。逾年復起任事，始與李徵古為死黨，相倡和，出一口。淮南兵興，元

宗度不可支遣鍾謨李德明孫晟王宗質使周請獻壽
濠泗楚光海六州以罷兵周世宗不許乃遣德明崇質
先還德明至金陵盛稱北兵之強請必盡割淮南地元
宗不悅覺與徵古素惡晟及德明乃摘語崇質使異其
辭覺徵古因極言德明賣國德明褊忿知見排益攘袂
大言北師必克元宗怒斬德明于市覺與徵古勢焰益
薰灼道路以目不復議請盟事矣元宗乃命齊王景達
率大兵拒周而以覺為監軍使軍政皆出覺聚兵五萬

無決戰意朱元數有功覺忌之奪其兵元遂叛降周諸
軍悉潰覺歸為樞密使如故方與徵古挾齊丘為耐久
計會司天言天文變異人主宜避位祈禳元宗曰此固
吾意第不知孰可付耳覺與徵古以為誠言輒曰天命
如此宜使宋公攝政陛下深居禁中臣時得入奉從容
間譚釋老俟國事定歸政未晚中書舍人陳喬固諫以
為不可元宗嘻笑而止周師益進世宗駐迎鑾鎮元宗
遣覺奉表貢方物覺至迎鑾見周戰艦陳列江津且南

渡大懼請使人取本國畫江為界表世宗可之覺頌首
謝退遣其屬劉承遇南還以告畫江稱藩奉正朔之議
遂決周亦班師遣覺還錫賚豐渥覺將發獻詩一章叙
感別錫金器百兩初覺等以德明請割地為賣國誅死
及是覺身自為之使還以兵部尚書致仕覺常傳周世
宗之語告元宗曰聞江南拒命謀出其相嚴續當殺續
以謝我元宗知覺與續有宿怨疑之先是鍾謨自周回
屢言覺等罪不可容謨因請至周覆實其事元宗遣謨

行以手表引咎且言非續之罪世宗省表大驚曰嚴續
能拒命乃忠臣朕為天下主其肯教人殺忠臣乎謨歸
具奏元宗大怒齊丘既敗覺謫授國子博士饒州安置
遣使誅於其路覺妻李以妬悍名時覺已貴李親執庖
爨不置妾媵齊丘常選三婢予之頗有容質李亦無難
色奉事三婢禮如姑嫜晨夕承侍未嘗輒離左右或問
其故則曰此令公寵幸之人見之若面令公敢倨慢耶
三婢不自安求歸覺唯唯聽從而已

李徵古袁州宜春人昇元末舉進士第

南唐近事云徵古少時賤游當

宿同郡潘長史家是夜潘妻夢門前有儀注鞍馬擁劍鎗錄衛隊約二百人或坐或立且云太守在此洎見乃寓宿秀才覺後言于潘曰此客非常人也妾來晨畧見餞酒一鍾贈之金扼腕曰郎君他日富貴慎勿相忘明年至京成名不二十年自樞密副使除本州刺史離闕日元宗賜內庫酒二百瓶

於宋齊丘有

中外戚事齊王景達為宮官齊丘告歸九華逾年不召徵古使其僚謝仲宣諷景達言于元宗曰齊丘先帝布衣之舊雖不用不當棄之齊丘既得召徵古遂與陳覺結為朋黨已而改樞密副使同覺掌機密益相與挾齊

丘以自固議事元宗前橫甚無人臣禮淮甸兵敗元宗
感慨泣下徵古遽進曰陛下涕泣何為飲酒過量邪乳
保不至邪元宗色變左右股栗而徵古驚然自若又與
陳覺從吏元宗國事盡付齊丘元宗心不平以戎事未
戢未有以發也及晝江罷兵鍾謨自周歸判尚書三省
尤切齒齊丘黨與嘗曰人臣窺國理不可容會覺矯周
世宗命欲殺宰相嚴續事覺齊丘黨敗徵古削奪官爵
置洪州賜死

魏岑字景山鄆州涇城人篤學強識而拙於屬文常遊覽四方凡天下山川勝勢風土美惡無所不知避亂淮南署郡從事久不得志數以計策干宋齊丘薦授校書郎尤工諂諛善揣摩人意保大中驟進至諫議大夫元宗自以唐子孫慨然有定中原復舊都之意有司請行南郊禮元宗曰俟天下為一然後告謝天地岑遂與陳覺馮延巳延魯輦更相倡和以斥大境土勸元宗常侍宴自言臣少遊元城樂其風物陛下還長安日臣獨乞

任魏博節度使元宗欣然許之岑趨墀下再拜謝侍衛
皆竊笑岑初與覺善既而不相能乃諧覺於元宗左遷
少府監時謂岑謀叵測未幾覺矯命發兵攻福州岑方
安撫漳泉聞覺舉事恐其專有功亦擅發兵會覺元宗
以勢不可中止遂以岑為東南面應援使與馮延魯王
宗文及覺四面進攻彼此爭功進退不相應而岑尤躁
悻輒自焚營壁縱兵入城為福人所殲會吳越兵至延
魯與戰敗諸軍皆潰元宗初欲按軍法誅覺延魯而貸

岑御史中丞江文蔚對仗彈奏請行典法於是貶岑太子洗馬俄復還故官李守貞叛漢來乞師岑力請出兵赴救元宗從之即以為汧淮巡檢使無功而還罷為屯田使已而入為兵部侍郎拜樞密副使岑自復進姦諂彌甚時鍾謨李德明亦用事其趨向與岑異而誤國則均戶部員外郎范冲敏內不能平怵大將王建封上疏請盡逐之元宗怒真冲敏建封於死岑自謂得主眷益無所憚清淮節度使劉彥貞以厚賂結岑為奧援岑所

得滋多遂肆言彥貞御兵治民合韓白龔黃為一人其
敢為欺誕多此類也一日忽見冲敏為厲請道士上章
訴天數月竟死

馮延巳一名延嗣字正中廣陵人也父令頽事本郡為
軍吏烈祖署為歙州鹽鐵院判官裨將樊思蘊作亂燔
營火及令頽第叛卒皆釋兵救火其得人心如此時刺
史骨言病甚或傳言已死人情詢詢延巳年十四以父
命入問疾出以言命謝將吏外賴以安及長以文雅稱

白衣見烈祖授秘書郎元宗以吳王為元帥用延巳掌
書記與陳覺善因覺以附宋齊丘同府位高者悉以計
出之於是無居已右者元宗亦頗悟其非端士而不能
去

馬令南唐書云元宗愛其多能而嫌其輕脫貪求恃以舊人不能離也

延巳負其材藝

狎侮朝士嘗謂孫晟曰君有何所解而為丞郎晟憤然
答曰僕山東書生鴻筆藻麗十不及君詆諧飲酒百不
及君諂佞險詐累劫不及君然上所以寘君於王邸者
欲君以道規益非遣君為聲色狗馬之友也僕固無所

解君之所解者適足以敗國家耳延巳慚不得對

馬令南唐

書孫晟面數延巳曰君常鄙晟晟知之矣晟文筆不如君也技藝不如君也談諧不如君也諛佞不如君也然上置君於親賢門下者期以道藝相輔不可悞

給事中

邦國大計也聞者聽其言今從陸游南唐書

常夢錫屢言延巳小人不可使在王左右烈祖感其言

將斥之會晏駕不果元宗立延巳喜形於色未聽政屢

入白事元宗方哀慕厭之曰書記自有常職餘各有司

存何其繁也乃少止保大初拜諫議大夫翰林學士遷

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又進中書侍郎復與其弟延

魯交結魏岑陳覺查文徽侵損時政時人謂之五鬼四年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罷為太子少傅頃之除昭武軍節度使以母憂去起復冠軍大將軍召為太弟太保領昭義軍節度使俄以左僕射同平章事延巳數居柄任揣元宗不能察其奸遂謂已之才畧經營天下有餘而人主躬覽庶務大臣備位安足致理元宗果悉委以政凡事奏可而已延巳初以文藝進實無他長紀綱頽弛吏胥用事軍旅一切屬邊帥無所可否愈欲以大

言壓衆而惑人主至譏笑烈祖戢兵以為齷齪無遠畧
常曰安陸之敗喪兵數千輟食咨嗟者旬日此田舍翁
安能成天下事今上暴師數萬於外宴樂擊鞠未嘗少
止此真英雄主也九年湖南平而朗州劉言叛勢張甚
元宗亦知用兵之難謂延巳與孫晟曰湖湘之役楚人
求息肩吾之出師不得已耳今若授劉言旄節使和其
民吾亦得休養衡湘之民國其庶幾乎晟即欲奉行延
巳方以克楚為功乃曰本朝出偏師平一國寓縣震動

今一旦三分棄其二傷威損重非所以示天下且諸將
行奏功矣持不下又不欲緣軍興取資內帑乃遣使于
長沙調兵賦由是重失民心言遂取長沙盡據故楚地
周人亦伺釁而動朝論籍籍延巳力求去元宗待之如
初及周師大入盡失江北地始罷延巳相位猶為太子
少傅數月復相會疾改太子太傅建隆元年五月乙丑
卒年五十八

一作五十七

諡忠肅延巳工詩雖貴且老不廢

如宮瓦數行曉日龍旗百尺春風識者謂有元和詞人

氣格尤喜為樂府詞

延已著樂章百餘闋其鶴冲天詞云曉月墜宿雲披銀燭錦屏圍建

章鐘動玉繩低宮漏出花遲又歸國諠詞云江水碧江上何人吹玉笛扁舟遠送瀟湘客蘆花千里山月白傷行色明朝便是闌

山隅見稱于世元宗常因曲宴內殿從容謂吹皺一

池春水何干卿事延已對曰安得如陛下小樓吹徹玉

笙寒特高妙也時喪敗不支稽首稱臣於敵以苟安歲

月而君臣相諠乃如此延已自為相後動多徇私故人

親戚殆于謝絕與弟延魯雖同黨齊丘而內忌實如仇

讐延魯所生故延已後母也亦至疎隔晚年稍自厲為

平恕蕭儼常廷斥其罪及為大理卿斷軍吏李甲妻獄
失入坐死議者皆以為當死廷已獨揚言曰儼為正卿
誤殺一婦人即當以死君等今議殺正卿他日孰任其
責因建議儼素有直聲今所坐已更赦宥宜加弘貸儼
遂免人皆違之以謂裴冕損怨無以加此

馮延魯字叔文一名謚延已異母弟也少負才名烈祖
時與延已俱事元帥府元宗立自禮部員外郎為中書
舍人勤政殿學士時江州觀察使杜昌業聞之嘆曰封

疆多難駕御賢才必以爵祿延魯一言合指遽寘高位
後有立大功者當以何官賞之然元宗愛其才不以為
躡進嘗內宴出寶器貯龍腦數斤賜羣臣延魯曰臣請
效陳平均分之比遍賜猶餘其半輒曰勅賜錄事馮延
魯拜舞懷之元宗為懽笑而罷延魯銳進取常欲用事
四方以要功名延已詰曰勤恪居職則寵光至矣何用
行險而圖祿利延魯曰弟不能悄悄循資為宰相也保
大中師出平建州以延魯為監軍使諸將欲乘勝遂取

福州樞密使陳覺將自為功請銜命宣慰召李弘義入朝既見弘義不敢發還至劍州矯詔起邊兵命延魯將之元宗雖怒覺專兵業已行因命延魯為南面監軍使與覺及王崇文魏岑會攻福州取其外郭

馬令南唐書云延魯魏岑

王崇文等各領兵萬數四面俱至圍城數匝聲動天地有國以來出師之盛未之有也

會吳越將

余安援兵自海道至白蝦浦將捨舟而寧淖不可行方布竹簣登岸延魯軍中集射之舟人戢矢如蝟延魯曰弘義不降恃此援耳若麾我軍稍退使吳越兵至平地

盡勦之城立降矣裨將孟堅曰援兵已陷死地將盡力
與我戰勝負未可知延魯不聽頃之吳越兵至岸鼓噪
奮躍而前與城中夾擊延魯兵延魯敗走堅戰死諸軍
大潰死者萬計委軍實戎器數十萬國帑為之虛耗延
魯引佩刀自刺人救之免朝廷議即軍中斬延魯及覺
既有命矣會宋齊丘以嘗薦覺使福州因引咎力解乃
詔械延魯覺還金陵屬吏皆止流竄延魯流舒州延魯
初至自福州身被五木鎖鑰甚固延已嘆曰弟不肯為

循資宰相一至于此兄弟由是有隙遇赦復少府監元

宗擇廷臣為巡撫使分按諸州延魯在焉右拾遺徐鉉

上疏論其多罪無才不足辱臨遣不聽使還遷中書舍

人以工部侍郎出為東都副留守周師南侵分兵下東

都延魯窘蹙自髡衣僧服而逃被執時謂之曰執節分

符始作大軍之帥被縑削髮潛為行脚之僧

南唐近事又云或譏

之曰昔日旌旗擁出生籌之將今朝毛髮化為行脚之僧

周世宗釋之賜衣冠授給

事中

宋史作太常卿

問江南事占奏詳明賜予加厚留大梁累

年遷刑部侍郎放還為戶部尚書宋興周淮南節度使
李重進舉兵宋太祖親平之元宗遣延魯朝于行在太
祖將乘兵鋒南渡旌旗戈甲皆列江津屬色詰延魯曰
爾國何為敢通吾叛臣延魯色不變徐曰陛下徒知其
通謀未知其事之詳也重進之使館于臣家國主令臣
詰之曰大兵北征君不以此時反今內外無事乃欲以
數千烏合之衆抗天下精兵吾能相助乎太祖初意延
魯必恐懼失次及聞其言乃大喜因復問曰諸將力請

渡江卿以為何如延魯曰重進自謂雄傑無與敵者神武一臨敗不旋踵況小國其能抗天威乎然而亦有慮者本國侍衛數萬皆先王親兵誓同死生固無降理大國必捐數萬人乃可況大江天塹風濤無常若攻城未下饒道不繼事誠可虞太祖大笑曰朕本與卿戲耳豈聽卿遊說哉

陳彭年江南別錄又云太祖笑曰卿戲會卿耳吾與江南大義已明何至于此

捕重進叛卒日戮數十人延魯因奏事次言曰叛者獨一重進乎亦衆人乎謂衆人則陛下應天順人烏有此

理獨一重進則脅從者何罪太祖感悟後貸不誅厚賜

遣延魯歸南渡之議由是亦寢後主嗣位延魯頗自伐

奉使功內殿曲宴後主親酌酒賜之飲固不盡誦詩及

索琴自鼓以侑之延魯猶自若後主優容不責也建隆

三年入貢于宋因表求舒州田宅詔賜之後楚國公從

善朝宋太祖授旄節留之闕下後主復遣延魯入謝疾

作不能朝太祖待之素厚至是尤憐之遣使挾太醫護

視命放還金陵卒于家

宋史云後改常州觀察使而卒

子僎韓熙載知

貢舉放及第覆試被黜後與其弟侃儀价伉入宋繼取名第南唐公卿家莫有及者延魯內躁競而喜外言高退事嘗早朝集漏舍數曰玄宗賜賀監鏡湖三百里非僕敢望今但賜後湖數曲亦遂素志徐鉉笑答曰上于近臣豈惜一元武湖恨無知章爾延魯默然

查文徽字光慎歙州休寧人幼好學能自刻苦手寫經史數百卷稍長任氣好俠聞人困乏雖不識必濟之家本富坐是窮空不悔也或遺以金帛一夕盜入其家盡

取去文徽不言雖隣里莫知者久之盜敗于旁邑移文

訊驗人始知之咸推其量烈祖輔政初入謁烈祖召與

語偉其論宋齊丘亦稱薦之徐知諤領浙西節鎮以文

徽為判官或獻玉盃知諤喜酬以錢百萬趣開宴出盃

行酒至文徽偶墮地碎一坐皆驚而文徽自若烈祖受

禪入為監察御史元宗立改諫議大夫中書舍人遷樞

密副使閩主延義與其兄延政相攻延政以建州建國

稱殷而延義為其將朱文進所殺元宗欲討文進文徽

以為延政首亂當先致討有翰林待詔臧循者與文徽
同里巷少嘗為賈入閩習知其山川險易為陳進兵之
策文徽本好言兵遂請行元宗乃以為江西安撫使令
至境上審觀可否文徽銳于成功至上饒復命盛言必
克詔發洪州屯兵以邊鎬為將從文徽攻建州建人厭
王氏之亂伐木開道以迎師行次蓋竹遇建州兵至又
聞泉漳汀州皆歸延政恐懼退保建陽時臧循亦為別
將屯邵武延政襲破之獲循斬于建州軍聲大劉元宗

遣何敬洙等來援敬洙鎬與建州兵相持文徽得建之

降將孟堅使潛師出其後擊之建州兵大敗潰去遂傳

其城建州雖下然諸軍無紀律殺掠不禁民始失望有

叛志矣元宗知而不問策功遷撫州觀察使又拜永安

軍留後由是文徽益自用保大八年吳越偽遣諜來告

福州亂文徽喜遣劍州刺史陳誨赴之誨將舟師至福

州城下擊敗其兵執吳越將馬先進等三人久之文徽

以步騎至吳越知威武軍吳程陽令數百人出迎而設

伏西門以待誨以為未可速進文徽曰疑則生變傳令
徑入其城陷伏中大敗墜馬被執送杭州將士死者萬
人元宗遣使歸先進于吳越而求文徽吳越忠懿王遣
還將發為舉酒寘毒歸至金陵毒始作元宗使醫視之
醫以珠置口中有頃珠色變黑醫曰疾不可為然猶十
年乃死文徽遂病瘖以工部尚書致仕朱元北降坐親
黨安置宣州卒年七十距遇毒之歲正十年云諡曰宣
文徽初善陳覺因覺以附宋齊丘轉相汲引遂習為柔

媚便辟取人主委信與齊丘輩結死黨元宗嗣位初詔
齊王總庶政惟文徽與魏岑得言事舉朝駭愕而文徽
晏然當之不辭也其恣肆如此子五人元方元規元素
元範元賞

元方事後主為水部員外郎吉王從謙辟掌書記從謙
朝宋宋太祖命知制誥盧多遜燕從謙于館多遜奕棋
次顧元方曰江南竟何如元方歛衽曰江南事大朝十
餘年極君臣之禮不知其他多遜推枰媿謝曰勿謂江

南無人使還通判建州盧絳據歙州傳檄至建元方立
斬其使及絳平宋太祖聞元方所為大悅擢殿中侍御
史知泉州卒官

論曰陳覺等六人皆宋齊丘黨也蟠據中外遮相柄任
卒與正人為讐兵連禍結故唐時牛李兩黨動搖國是
區區江南不務遠畧而仍尋往轍國隨以亡嗚呼豈不
悲哉

鍾謨

李德明

鍾謨字仲益其先會稽人徙閩之崇安

江南野史作建安今從唐餘紀

傳

已而僑居金陵博學能屬文元宗朝為翰林學士進

戶部侍郎保大中周師南侵淮右危急元宗遣謨偕李德明使軍前奉表并獻御服金銀器茶藥及牛酒犒師請息兵脩好周世宗不許既又願獻濠壽等六州以求成世宗復不納謨請遣德明歸取表盡獻淮甸十四州之地國為附庸世宗始許之德明還白朝議以為賣國元宗怒斬德明自是不復議割地矣謨因留周不得歸

孫晟之死謨亦在召中已而貶為耀州司馬及元宗割地稱臣如謨德明初議于是周世宗徵謨至汴授衛尉少卿賜黃金五百兩遣諭指于元宗往復數四謨既矜肆以為周世宗聽其言江左可籍無恐元宗亦方賴其力心雖憾之體貌皆厚以為禮部侍郎謨極言宋齊丘陳覺李徵古亂政之罪三人緣是皆敗又請雪德明冤贈官賜諡明年入貢于周賦詩世宗前有歸去老陪臣之句元宗聞而惡焉世宗嘗問謨江南比亦脩守脩乎

對曰既恭附大國安敢復爾世宗曰不然吾與爾國大
誼已定保無他虞但後世事不可知當及吾世脩城隍
治要害為子孫計謨還具言乃命繕治金陵城壁以謨
知尚書省事而三省之事靡不預聞時文獻太子叅總
庶政謨薦其客閭式為司議郎百司關啟必由之勢倏
赫然人多切齒俄周世宗殂謨自揆無所恃忽忽若失
元宗遇之寢薄左軍都虞候張巒者謨素所善也每至
謨所屏人共語或至夜分又常請巒率帳下兵巡都城

給事中唐錫與謨有隙

一云德明之死錫預其事至是錫懼脣怨不自安會錫以納賄

聞謨面詰其狀錫愈懼

廉得謨與密交構狀因密言謨往來兩國

挾周人以脅朝廷今又與典兵者密相結輒敢請令巡
徼輦下其心殆不可測謨微聞之念無以為奇貨會文
獻太子薨後主以嫡弟當立而謨常與元宗愛子從善
同使周相與親厚乃上言後主器輕志放無人君度因
盛稱從善才不知建儲意元宗已素決更以此忤旨遂
盡暴其交結張巒罪貶國子司業再貶著作佐郎饒州

安置遣中使率侍衛軍十人即日督趣上道謨時方病
風眩在途賦詩十章語極淒愴改貶宣州副使建隆元
年正月宋受周禪元宗聞之遣使即所在賜死謨望拜
曰臣無負國使者曰詔問卿昔與孫晟同使周晟死而
卿獨得官卒又生還何也謨復拜曰臣聞命矣遂就縊
縊亦坐誅謨性好古碑奉使中原遇道旁碑碣必駐馬
歷覽嘗見碑趺大碣半沒水中謨欣然解衣以手捫揣
默記其文他日水涸以所錄本就證之無差其爽邁如

此謨有女感家禍不嫁博通孔老書尤善講說後為洞真宮女道士名守一

李德明失其家世落鬼負大節敏于占對

陸游南唐書云為人性褊

切而有才辨

初為兵部員外郎與鍾謨仕同時雅相友善元

宗絕愛重之而德明與謨天資皆浮躁沾沾自銜反覆險熾朝士側目號之曰鍾李軍帥王建封既以詆德明謨等見殺德明與謨愈益縱肆旁若無人德明嘗奏事別殿取元宗所御筆記事元宗不能堪曰卿他日自可

持筆來德明亦自若保大中遷工部侍郎文理院學士
周世宗南侵元宗初遣泗州牙將王承朗賫書抵徐州
請以兄事周歲輸財貨以助軍費願息兵修好世宗不
報元宗乃遣德明副謨使軍前獻服御金銀器具繒錦
及牛酒犒師且請稱臣奉朔世宗知二人素辨口詭欲
游說以和解乃大陳兵衛戈戟以見之厲色謂曰爾主
既唐室苗裔宜知禮義異於他國朕止隔一水未嘗遣
一介通好惟航海通契丹此何禮也且汝輩欲說我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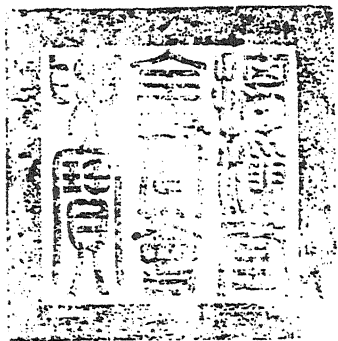
罷兵邪我非六國愚主豈汝口舌能移也歸語爾主亟
來見朕再拜謝過則無事矣不然朕欲往觀金陵城借
府庫以勞軍汝君臣得無悔乎德明與謨戰栗不敢言
惟曰寡君震畏天威願獻濠壽泗楚光海六州更輸金
帛百萬一云歲輸方物世宗欲盡得江北之地意不可止德明
見兵勢日加國事不支因與謨定議請歸取本國表盡
以江北地割獻周與唐畫江為界世宗始許之遣德明
與王宗質還五代史云遣供奉安宏宗質蓋與孫晟繼

使周者也周以書諭江南君臣語多誚讓陵肆國中已

不堪德明方盛稱周主威德請必割地而崇質受宋齊
丘之休竟與德明異辭陳覺等激怒元宗曰德明銜命
出使不能伸國威幹隣好顧迺輸情于敵宣國之弱且
請盡棄屏蔽坐捐要害是賣國也德明徧知為衆所排
遂攘袂大言謂周師必克元宗大怒詔斬德明于都市
妻子徙外郡及謨自北歸理德明冤請治誣枉者之罪
於是齊丘等皆抵誅殛贈德明光祿卿諡曰忠



十國春秋卷二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膳錄監生臣程澍

膳錄監生臣沈元錡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十國春秋卷二十七

九至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十國春秋卷二十七

檢討吳任臣撰

南唐十三

列傳
潘佑

廖居素

趙仁澤

段處常

潘佑幽州人祖貴事劉仁恭為將劉守光殺之父處常
脫身南奔事烈祖為散騎常侍佑生而氣宇孤峻閉門
苦學不營資產文章議論見推流輩中書舍人陳喬戶

部侍郎韓熙載交薦于元宗起家秘書省正字後主在東宮開崇文館以招賢佑預其選及嗣位除虞部員外郎史館修撰未幾後主命博士陳致雍議納后禮又使徐鉉與佑參議其間佑援據精博立論以沮之文采斐然後主竒其議頗見施用由是恩寵日隆改知制誥已又詔草勸南漢書文不加點累數千言最後畧云皇帝宗廟垂慶清明在躬冀日廣徽猷時膺多福徒切依仁之戀難窮報德之情望南風而永懷庶幾撫我指白日

以自誓夫復何言情辭款洽識者稱之遷中書舍人後
主時時呼曰潘卿酷喜老莊家言嘗作文名曰贈別其
辭曰莊周有言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處順則哀樂
不能入也僕佩斯言久矣夫得者如人之有生自一歲
至百歲自少得壯自壯得老歲運之來不可卻也此所
謂得之者時也失之者亦如一歲至百歲暮則失早今
則失昔壯則失少老則失壯行年之去不可留也此所
謂失之者順也凡天下之事皆然也達者知我無奈物

何物亦無奈我何也其視天下之事如奔車之歷蟻蛭也值之非得也去之非失也燕之南越之北日月所生是為中國其間含齒戴髮食粟衣帛者是為人剛柔動植林林而無窮者是為物以聲相命是為名倍物相聚是為利彙首而芸芸是為事事往而記於心為喜為悲為怨為恩其名雖衆實一心之變也始則無物終復何有而於是強分彼我彼謂我為彼我亦謂彼為彼彼自謂為我我亦自謂為我終不知孰為彼邪孰為我邪而

世方徇欲嗜利繫心於物局促若轅下駒安得如列禦
寇莊周者焚天下之轅釋天下之駒浩浩乎復歸于無
物與開寶五年更官名改內史舍人時國家日衰削用
事者充位無所為佑憤切上疏極論時政歷詆大臣將
相詞甚激訐

詞品載佑嘗應後主令作詞有云已
失了東風一半益諷其地漸侵削也

後主

雖數賜手札嘉歎終無所施用佑七疏不止且請歸田
廬乃命佑專脩國史悉罷他職而佑復上疏曰三軍可
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臣乃者繼上表章凡數萬言

詞窮理盡忠邪洞分陛下力蔽奸邪曲容諂偽遂使家
國惛惛如日將暮古有桀紂孫皓者破國亡家自己而
作尚為千古所笑今陛下取則姦回敗亂國家不及桀
紂孫皓遠矣臣終不能與姦臣雜處事亡國之主陛下
必以臣為罪則請賜誅戮以謝中外辭既過切張洎輩
復從旁擠之後主遂發怒以佑素與李平善意佑之狂
直多平激之而平又以建白造民籍為諸臣所排乃先
收平屬吏併使收佑佑聞命自殺

陸游南唐書云佑自
縊死馬令南唐書云

佑自徙其家饒州處士劉洞賦詩弔之國中人人傳誦

為泣下及宋師南征下詔數後主殺忠臣蓋謂佑也佑自言其母方娠夢古衣冠人告曰我顏延之也乞夫人為子逮生七年始能語曰兒悞傷白龍為上帝所罰因吟句曰只因騎折玉龍腰謫在人間三十六至是果以

三十六歲畢命

有榮陽集三十卷子華仕宋至七田員外郎○李燾長編載李平語佑曰六朝

冢缺多寶劍寶鑑佩之可以辟鬼會張洎亦好其說乃共買雞籠山古冢地遇休沐則具畚鍤破冢得古器必傳之良久曰未知此生發得幾冢

廖居素將樂人仕於昇元保大之時為人堅正不為當國者所喜困校書郎二十年始得大理司直後主嗣位稍遷至瓊林光慶使檢校太保判三司後主孱昏而羣臣方充位保富貴國益削居素獨慷慨驟諫冀後主一悟終不見聽乃閉門却食服朝衣冠立死井中已而得大字于篋曰吾之死不忍見國破而主辱也徐鉉為文弔之以比屈原伍員云

趙仁澤仕元宗為常州團練使周人南侵吳越乘間出

兵攻常州仁澤戰敗被執歸之杭州仁澤見吳越忠懿王不拜責之曰我烈祖皇帝中興首與先王結好質諸天地王今見利忘義將何面目入先王廟乎忠懿王怒以刀抉其口至耳吳越丞相元德昭嘉仁澤之忠以良藥傳創獲愈後不知所終

段處常失其鄉里家世保大中為兵部郎中周侵淮南元宗命處常浮海使契丹乞援處常為契丹陳利害甚辨契丹雖通本國徒持虛辭利南方茶藥珠貝而已至

是了無出師意而留處常不遣處常怨其無信誓死國
事數面誚契丹主契丹主亦媿其言優容之以病卒於
其地

論曰潘佑歷疏國姦卒用諧死或謂其以狂殞軀者何
邪廖居素沉井致命趙仁澤挾口不撓段處常誓死遐
邇要皆可云忠矣

孫晟

孫晟初名鳳

一云鳳其字

又名忌高密人也篤學善文辭

晟有

讀古閣
文一卷

尤工於詩少舉進士如洛陽時名進士者類脩

邊幅尚名檢晟豪舉跌宕不能蹈繩墨遂棄去南遊廬
山為道士於簡寂宮常繪唐詩人賈島象置壁間晨夕
事之道衆以為妖驅之出乃易儒服北走趙魏謁後唐
莊宗於鎮州莊宗建號以豆盧革為相革雅知晟辟為
判官遷著作佐郎天成中朱守殷鎮汴州辟為判官守
殷反伏誅晟棄妻子亡命陳宋間安重誨惡晟謂教守
殷反者晟也圖其形購之不可得族其家

陸游南唐書
云晟天成中

與高華同事暴王從榮從榮敗晟亡命今從歐陽五代史晟逃至正陽未及渡邏騎

奄至疑其狀偉異睨之晟不顧坐淮岸捫敝衣嚼虱邏者乃舍去渡淮至壽春節度使劉金得之延與語晟佯瘖不對授館累日忽謁漢淮南王安廟金先使人伏神座下悉聞其所禱送詣金陵時烈祖輔吳方招納四方豪傑得晟甚喜晟為人口吃造次不能道寒暄而坐定辯論風生上下今古聽者忘倦烈祖酷愛之使出教令輒合指因預禪代秘計每入見移時乃出尤務謹密人

莫窺其際烈祖受禪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中書侍郎

元宗立齊王景達排之出為舒州節度使治軍嚴有歸

化二卒求殺晟不得

歸化卒二人正晝挺白刃求殺晟入自府西門吏士倉卒莫能禦適

晟聞行在東門聞亂得民家馬乘之奔桐城

遂刺死都押牙李建崇而逸晟

坐貶光祿卿元宗素重之不以為罪累遷左僕射與馮

延巳並相

金陵志云鳳臺山西岡壠之間有孫晟宅韓熙載見其門巷卑陋謂曰湫隘若此何當為

相第邪明年果拜相

晟常輕延巳為人曰金碗玉盃而盛狗矢可

乎然為延巳排侮卒先罷進位司空晟事烈祖父子二

十餘年家益豪富每食不設几案使衆伎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肉臺盤江南貴人多效之周師南侵圍壽春破滁州擒皇甫暉江左大震以晟使周奉表請得內附晟見延巳曰公今當國此行當屬公然晟若辭是負先帝也既行中夜嘆息語其副禮部尚書王崇質曰吾行必不免然吾終不負永陵一抔土也已而至周周遣崇質歸而留晟會暑雨班師晟從至大梁館都亭驛世宗待之良厚遇朝會使班東省官後召見必飲以醇酒慰

藉甚至問江南事晟但言寡君實無二心未幾周兵數

失利盡喪所得諸州周世宗憂形于色召晟問江南虛

實晟不對世宗怒之未有以發也會周將張永德與李

重進不相能倡言重進且反金陵聞之以為有間可乘遣

蠟書招重進重進上其書中多斥周過惡由是發怒曰

晟來使我言景畏吾神武願得北面稱臣保無二心安

得此指斥之言乎

陸游南唐書云時鍾謨亦奉便在館
俱召見責讓晟正色請死無撓詞

趣召侍衛軍虞候韓通收晟下獄及其從者二百餘人

皆殺之畢命時周世宗猶遣都承旨曹翰護至右軍巡
院問之與飲酒數行晟終不對翰乃謂曰有敕賜相公
死晟神色怡然索鞵笏正衣冠南望而拜曰臣謹以死
報國乃就刑晟既死周世宗憐其忠頗悔殺之元宗聞
晟死哀甚流涕贈太傅追封魯國公諡文忠厚恤其家
擢其子為祠部郎中賜名魯嗣初晟之使周也世宗遣
中使以樓車載晟詣壽州城下諭劉仁贍降晟望城中
改其辭呼曰無隳臣節援兵即至矣

一云仁贍望見晟
拜城上晟遙語之

曰君受國恩不
可開門納寇

世宗怒詰之晟曰臣脩員唐宰相豈可

教節度使叛邪仁瞻故純臣而晟亦有以激之云

論曰保大末敵兵壓境搖蕩邊疆孫晟以大臣奉使慷慨不撓捐生取義侃侃之節誠云死有重于泰山者矣以視鍾李輩懾服疆鄰稽首恐後風烈不較殊哉

劉仁瞻

劉仁瞻字守惠

按劉金曲溪人歐史以仁瞻為淮陰洪澤人未審是非

父金事吳

武忠王為濠州團練使

陸游南唐書云歷官節度使

長子仁規娶忠

武王女貴於其國仁贍其季子也仁贍為將輕財重士
法令嚴肅畧通兵家言事烈祖為左監門衛將軍黃表
二州刺史所至稱治元宗時拜武昌軍節度使平楚之
役仁贍以舟師克巴陵撫納降附甚得人心未幾湖南
戍兵潰歸楚地全失上書者多謂周人有南侵之謀淮
上石偶作人言元宗聞而惡之命斷其首時值亢旱長
淮可涉百姓流入周境遮殺之不能禁由是增修邊備
以壽州最為要害徙仁贍清淮軍節度使先是每歲淮

水淺涸分兵屯守名曰把淺監軍吳廷紹以為境上幸
無事徒糜餉無益悉罷之仁瞻力爭不可未及報而周
師猝至州人大恐仁瞻神氣閒暇部分守禦有若平常
羣情乃安是時統周師來者為李穀而率兵以拒周者
為神武統軍劉彥貞穀退守正陽浮橋彥貞意其怯麾
兵而進仁瞻以為敵扭我也獨按兵城守彥貞不聽其
言敗死正陽

陸游南唐書云伏尸三十餘里亡戈甲三十萬

仁瞻卒用周饒計

破城南大寨鹵獲無算周世宗至壽州則圍之數匝徵

丁夫數十萬脩攻擊雲梯洞屋下臨城中數道進攻填
塹陷壁晝夜不少息如是者累月鼓角聲震牆壁皆動
援兵屢敗仁瞻意氣彌壯周人以方舟載礮自淝河中
流擊其城又編巨竹數十萬為棧上施版屋號為竹龍
覆甲士以攻之仍決其水砦俾入淝河自正月至于四
月攻之百端不能下周世宗益忿怒坐城下督攻愈急
仁瞻素善射引弓射世宗矢至御床前數尺輒墮世宗
命移床進前矢至數尺前復剝去仁瞻投弓于地曰天

果不佑唐邪若然吾有死耳世宗遣中使諭曰知卿忠
義然士民何罪又親臨城招之仁贍不顧會歲大暑霖
雨積旬淮肥暴漲周營寨水浸幾尺許礮舟竹龍多漂
南岸為南兵所焚周兵死者十之三周世宗于是東趣
濠梁以李重進為廬壽都招討使元宗亦遣元帥齊王
景達等列砦紫金山下為夾道以屬城中時重進與其
副帥張永德不協仁贍屢請乘機出戰齊王景達不許
由是憤惋成疾蓋保大十四年也明年二月周世宗復

至淮上盡破紫金山砦壞其夾道南兵大敗諸將往往見禽而守臣東都馮延魯光州張經泰州方訥泗州范再遇等或走或降元宗及左右大僚亦皆震懾奉表稱臣願割地輸貢賦以贖罪息兵而仁贍獨堅守危城不可下少子崇諫幸父病夜度淮北以降為小校所執仁贍立命斬之監軍使周延構哭於中門救之不得士卒由是皆感泣誓以死守

此事或作十四年
事今從五代史

三月甲辰周

耀兵城北仁贍病甚已不知人副使孫羽遂詐為仁贍

書以降

一作周延構孫羽等為之署表請降

周世宗命昇仁贍至帳前嘆

嗟久之賜以玉帶御馬復使入城養疾制曰劉仁贍盡

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可比予之南伐得爾

為多乃拜仁贍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天平軍節度使仁

贍不能受命而卒年五十八卒時晝晦雨沙如霧州人

皆哭偏裨及士卒自剄以殉者數十人周世宗遣使弔

祭追封彭城郡王以其子宗讚為懷州刺史賜莊宅各

一區壽州故治壽春世宗以其難克遂徙城下蔡而復

其軍曰忠正曰吾以旌仁贍之節也元宗聞仁贍卒哭之慟亦贈太師中書令諡曰忠肅加封衛王焚其誥曰
冤兮有知鑒周惠邪歆吾命邪夜夢仁贍拜墀下若受命然後主立進封越王開寶中仁贍子崇諒為進奉使
宋太祖嘉其忠臣之後特命為都官郎中越百餘年政和時列仁贍于祀典賜祠額曰忠顯累世廟食不絕

唐餘

紀傳云仁贍死後家世零落獨一裔孫賣藥新安市仁贍生前告身為一金姓者所得

論曰陸游南唐書言劉仁贍斬崇諒時監軍使求救于

仁瞻妻薛氏薛曰崇諫吾幼子固所不忍然貸其死則
劉氏為不忠之門趣命斬之然後成服又言仁瞻死夫
人不食五日而卒今傳記多不載由是以觀微獨仁瞻
為忠臣其婦亦烈女子也哉嗚呼足以媿人臣之懷二
心以事主者矣

張彥卿

張彥卿不知何郡縣人保大末為楚州防禦使周世宗
南侵師銳甚旬日間連破海泰二州及靜海軍元宗下

令命焚東都官寺民廬徙其民度江周世宗親御旗鼓
攻楚州自城以外皆已下發州民濬老鵲河遣齊雲戰
艦數百自淮入江勢如震霆烈焰彥卿獨不為動及梯
衝臨城鑿城為窟室實薪而焚之城皆摧圯遂陷彥卿
猶列陣城內誓死奮擊謂之巷鬪日暮轉至州廨長短
兵皆盡彥卿取繩牀搏戰與兵馬都監鄭昭業等千餘
人皆死之無一人生降者周兵喪傷亦甚衆周世宗怒
盡屠城中諸民焚其室廬然得彥卿子光佑不殺也元

宗嘉彥卿忠詔贈侍中天長縣時升為雄州刺史建武
軍使易文贊亦固守聞楚州陷乃降

論曰張彥卿以孤壘當百倍之師寧碎身而志不可渝
殆與劉仁贍伯仲間邪若其副守昭業等視死同歸則
又過孫羽遠矣彥卿馬氏書以為彥能卒莫得而詳其
孰是

李延鄒

周弘祚

陳喬

鍾禧

高彥

廖澄

張雄

胡則

申屠令堅 劉茂忠

李延鄒鄱陽人元宗時官濠州錄事參軍周師攻城急
團練使鄒廷謂謀送款令延鄒草降表延鄒責以忠孝
不為具草廷謂媿其言然業已降必欲得表以兵脅之
延鄒投筆詬曰大丈夫死耳終不負國為叛臣作降表
遂遇害元宗聞之悼惜召見其子命以官

周弘祚吳德勝節度使本之少子也烈祖受吳禪徐玠
周宗輩率諸臣勸進本已老又重念楊氏恩不復與事

弘祚為門戶計代署名上表保大時累官舒州刺史周師大舉南侵陷舒州是時秦蘄光諸州文武相繼奔降弘祚獨慷慨不屈赴水死時人比之稽紹死晉云

陳喬字子喬廬陵玉笥人父濬仕吳官翰林學士烈祖代吳進兵部尚書喬幼敏悟文辭清麗事親以孝聞濬歿收恤族黨均財給之親踈靡間以廕授太常奉禮郎烈祖頗器重之遷屯田員外郎轉中書舍人保大末淮南兵興元宗憂感不知所為陳覺李徵古請以宋齊丘

攝政

覺等啟元宗曰宋齊丘嘗贊烈祖變家為國終成大業是社稷之臣也今若委以國事輯寧邊鄙而

陛下優游遼處以養喬松之壽
遵鼎湖之躅亦千載一遇也

元宗乃召喬草詔如覺

徵古所請喬請對排宮門入見泣曰社稷之重焉可假人今陛下署此則百官朝請皆歸齊丘尺地一民俱非已有陛下縱脫屣萬乘獨不念中興大業之艱難乎臣見淖意李兌復作而讓皇幽囚於丹陽是陛下所親見者一旦垂涕求為田舍翁不可得矣元宗愕然曰微卿幾落賊人彀中引喬入見后及諸子曰此忠臣也他日

國家急難汝母子可託之我死無恨矣及齊丘暨黨與
皆死喬與齊丘素善獨得不坐建隆二年元宗遷南都
留喬輔太子監國後主嗣位歷吏部侍郎翰林學士承
旨樞密副使遂以門下侍郎兼樞密使貶制度改右內
史侍郎兼光政院使輔政喬風度淹雅小心守法時譽
歸之宋太祖遣使徵後主入朝後主且發矣以喬為介
喬曰陛下與臣同受先帝顧命委以宗社大計今往必
見留則國非已有悔將何及即死實醜顏于先帝臣請

獨任稽緩之責以拒宋命後主由是連年不朝皆喬為之主也已而宋師圍金陵太祖又遣進奉使江國公從鎰諭指欲後主自歸且命曹彬緩攻以俟之喬堅持不可劉澄以潤州降後主方惶惑欲置其家不問喬憤切曰人臣受重寄開門延敵此豈可容悉取其父母妻子斬之常語後主勢雖迫蹙臣節故不墮也及城垂陷後主親為降款屬喬與清源郡公仲寓詣曹彬喬遽歸府以款投承雷間畧無降意後主趣之急喬入見曰自古

無不亡之國降亦無由得全徒取辱耳臣請背城一戰而死意欲與後主同殉國而口不忍言後主握喬手涕泣不能從喬曰如此則不如誅臣歸臣以逆命之罪後主又不從乃掣手而去至政事堂召二親吏解所服金帶與之曰善藏吾骨遂自縊二吏撒榻瘞之喬為人孝弟廉介家無餘財先喪其妻後主為娶國戚喬曰臣家素貧不能具六禮後主勅宮帑貸之俾就昏成禮焉金陵平家人謀收葬求屍不得或見一丈夫衣黃半臂舉

手障面及得瘞所發視如所見咸以為喬鬼不泯云

鍾蒨字德林世為

缺

人隨兄懷建家豫章屬辭敦行

綽有時譽起家藩府從事與二徐

銓 錯

等遊累登臺郎遷

集賢殿學士保大九年為東郡少尹交泰時齊王景達

都督撫州朝廷慎選僚佐除觀察判官校檢屯田郎中

後主時官勤政殿學士宋師入金陵蒨朝服坐于家兵

及門舉族死之蒨妻王氏太原人交泰元年先卒蒨工

詩有賦山別知已與新鴻諸篇甚稱于世

高彥史失其世系或云媧氏之後去女為姓也後主時
官池州刺史已而入為將軍金陵陷百官多送款迎降
彥獨與馬承信承俊帥壯士數百巷戰力屈而死

廖澄順昌人也少負忠義舉梁開平二年進士遭逆不
顯烈祖時南奔累官至大理評事宋曹彬圍金陵急校
書郎林特勸澄同降澄曰吾久仕唐君臣之義不可廢
也乃豫以身後事遣蒼頭歸報城陷從容更衣仰藥死
張雄或云李姓淮人也周侵淮南民自相結為部伍以

拒周師謂之義軍而雄所將最有功元宗命為義軍首
領及割地徙之江南歷袁汀二州刺史後主嗣位進為
統軍使仍守二州宋師入江南金陵危急雄謂諸子曰
吾必死國難爾輩不從吾死非忠孝也諸子泣受命一云
後主徵雄兵語具詳述傳雄乃糾兵東下以救之至溧陽猝遇宋師
遂與田欽祚戰失利與其子力戰俱死不同行者亦死
于他陳父子八人無生存者國人哀之

胡則保大末為軍校後主立進為諸軍使未幾官江州

指揮使金陵陷曹彬迫後主以手書命郡縣悉降書至
江州刺史謝彥賓集將佐視之謀納款則憤形于色亟
出謂其下曰吾屬世受李氏恩安可負之且都城久受
圍此書真偽不可辨刺史不忠欲污吾州爾輩能從我
死忠義乎衆皆曰善乃率同列宋德明等大譁入攻彥
賓彥賓懼匿簷雷中執而殺之衆推則為刺史號令肅
然莫敢不聽則常從劉仁贍為壽州裨將盡得其城守
方畧于是日夜閱丁壯勒部伍為堅壁死守計宋太祖

命南面行營招安巡檢使曹翰攻之城帶江負山樓櫓

高險不可破屢遣使諭降則誓死不從翰軍死傷者無

算詔書切責督戰會則疾革不能起城始陷

一云則守江州曹翰

以兵圍之三年城堅不可破一日則怒饗人鱸魚不精
欲殺之其妻遽止之曰士卒守城累年暴骨滿地奈何
以一食殺士卒邪則乃舍之是夜饗人絕城走投翰具
言城中虛實先是城西南依險素不設備饗人引宋師
攻之城遂陷胡衆猶巷鬪雪涕奮擊不少退則僵卧牀
則一門無遺類

上翰執之數其違命之罪對曰犬吠非其主爾何怪也
即昇置木驢上將磔之俄死腰斬其屍以狗殺宋德明

而墮其城七尺使後不可守時宋右補闕張霽被命知江州與翰偕行既入城翰軍士掠民家民訴于霽霽按法誅軍士翰因發怒屠城死者數萬人取屍投江流及井坎皆滿因奏霽擅殺罪宋太祖徙霽知饒州民間貨貨鉅萬翰掩而有之凡發大艦十餘艘悉載金帛置廬山鐵羅漢象于上號曰押綱羅漢初宋太祖以則盡忠所事聞江州垂破遣使持詔諭翰盡赦拒命之人使者至獨樹浦大風斷渡比至已無噍類矣當翰攻城莫能

破有善視地者言于翰曰城形為上水龜攻其腹脇則破矣至是陷從西南果城之脇云

申屠令堅山東人少無賴勇敢絕人晉漢間嘗為盜被獲因市酒與守吏飲乘守者醉破械南奔元宗保大末禦周師于壽春破城南大砦有功擢神武都虞候開寶時官吉州刺史時吉州安福人劉茂忠者為袁州刺史茂忠故名徹或謂曰劉徹乃漢武帝也非人臣所得名遂改焉少亦為羣盜會赦書募盜為兵茂忠出應募且

請禽盜自洗滌乃詐亡命入盜中自言工風雲占盜信
之於是密約吏為內應悉禽戮無遺者獨廬陵鷓鴣洞
賊帥吳先狡有謀據岩險不可捕茂忠鞭二卒使佯為
得罪奔先月餘斬先其黨悉潰州里慶之呼為劉小僕
射積功歷吉州兵馬都押牙至今官金陵破後主降宋
兩人者相約不以主存亡易節誓死報國前二年令堅
寐則夢與人鬪大呼而寤乃聚侍婢歌舞喧笑達旦始
能寐至是若與人搏擊於帳中者踰時而卒茂忠度不

能獨奮遂降將行悲燔州縣軍興科歛文籍所留田稅

簿而已袁人德之

江南野史云茂忠在江南日雖軍務煩劇處置無滯然延接下士揖讓周

時詢訪時務無不盡禮刺史日郡君一女金陵城陷為兵人所掠茂忠使女僕入諸營部托鬻衣而竊求之遂表聞取還既至皆喜因暑夕與庭下月坐茂忠方據拐忽見人自外躍劍刺之茂忠以拐自捍會左右執而訊之乃昔掠女兵也遂按斬焉

入宋舟次淮口謁關吏稱袁州刺史吏

擲刺於地曰此亡國之俘何刺史也叱令執杖庭叅至

汴京授登州刺史關吏抵罪適編管登州茂忠見之曰乃汝邪日責拜謁兩衙必令植立庭下吏慚憤死茂忠

還朝病金創卒

江南野史云茂忠微時常所持鉞將有聞戰必宿而鳴即至殺戮乃與澤帥戰

親持奮擊前無堅敵左右中者皆洞胸脇殆百餘軍因敗其時遇陰霾即加痛楚至是疾作臂不舉病數日卒

論曰延鄒擲筆弘祚赴水陳喬以宰執投繯鍾禧以侍從盡節曷彥之巷戰而死廖澄之仰藥以亡張雄之父
子殺身胡則之一門殉難要皆李氏忠臣也若令堅與
茂忠誓死報國志足嘉矣而茂忠力屈納降昔人所以
致嘆于鮮終者與

十國春秋卷二十七